



宗教裁判所

——异端之锤

[英]爱德华·伯曼 著
何开松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宗教裁判所

——异端之锤

BBR 01 / 1206

[英] 爱德华·伯曼 著

何开松 译

郑锡安 审校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教裁判所:异端之锤/(英)伯曼著;何开松译.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7

ISBN 7-5382-5996-1

I. 宗… II. ①伯… ②何… III. 宗教裁判所-研究
IV. B9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648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数:210 千字 印张:9 $\frac{1}{4}$

印数:1—3 000 册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王之江 胡大为

责任校对:李守勤

封面设计:吴光前

定价:19.00 元

本书在翻译付梓过程中,得到
菲律宾许自欽先生的关照支持,谨此致谢。

译校者

1999年3月31日

原 序

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宗教裁判所与恐怖手段、深夜秘捕及酷刑折磨是同义词。虚构的宗教法庭气氛弥漫在埃德加·爱伦·坡的小说《陷坑与钟摆》中,它对钟摆刑所作的阴森森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使“恐怖小说”这一文学品种得以诞生;喜欢歌剧的人还能回想起唐·阿尔罕布拉·德利·博列诺(Don Alhambra del Bolero),回想起吉尔贝的宗教大法官,回想起沙利文的《船夫》或是威尔第《唐·卡罗》那可怕的结尾;诗歌读者仍记得丁尼森《复仇》中的诗句:

啊,霍华德我的主,

任由宗教法庭之狗与西班牙魔鬼对其施虐,

我就必须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懦夫小人。

最近,蒙蒂·皮松(Monty Python)剧团也利用了同样的恐怖意象以达到某种喜剧效果。

可是,宗教法庭,或称宗教裁判所,远比这些司空见惯的形象所产生的联想要复杂得多,也更加引人注目。它过去七百年的历史为反思欧洲近代史提供了另外一种引人关注的观点。本

书旨在对宗教裁判所从其十三世纪早期的起源到其至今仍流连徘徊的影响作一全面的阐述。本书所作的研究基本上以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出版的材料为基础,这难免包含着对过去研究成果的综合而不是对原始材料的研究。虽然使用的是第二手材料,但本书尽可能参考此类材料中用到的第一手材料,而不是引用作者现成的结论。

欧洲各主要语言都就此出版过书籍,发表过文章,但没有一本或一篇从根本上改变了由十九世纪学者所定下的历史发展骨架。许多著作由于其作者意欲为宗教法庭辩护,或将其作为攻击现在的天主教會的武器而受到了削弱;尽管它们中有些本来是一批难得的材料,但富有煽动性及严重偏颇的书常常歪曲了真相。最近学术研究的重点集中于某些特定地区及特定年代,使得早期的历史学得以改善。特别在中世纪异端及巫术研究的领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本书试图综合迄今为止的此类材料,把原本杂乱无章的结构建立在一种假设的框架之上。该框架包括宗教裁判所历史的两个基本阶段:十三世纪针对异端运动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宗教裁判所,和三百年后其戏剧性的昌盛——包括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繁衍分支,反宗教改革及巫术审判。本框架尽可能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安排,最好把本书与这两个阶段的通史结合使用。历史太过复杂,在对宗教裁判所的简单研究中给通史哪怕作出一个大纲都不可能。重要的个别例子如圣女贞德与伽利略,或历史事件如圣殿骑士团审判等等,因其在宗教裁判所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予以专门阐述。

本书中提到的但本来与宗教法庭史并无多大关系的著作在

脚注中或各章的参考书目中列出全称。除此之外,其他只列出其简名,全名在全书书目中提供。来自外文的引用语全由本书作者翻译。

爱德华·伯曼

目 录

原序	1
第一章 起源	1
第二章 建立	19
第三章 手册与宗教法庭审判官	34
第四章 审讯与判决	47
第五章 中世纪意大利宗教裁判所	68
第六章 中世纪法国宗教裁判所	89
第七章 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衰落	112
第八章 异端、法术与巫术	116
第九章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建立:1478	134
第十章 宗教改革与罗马宗教裁判所	159
第十一章 巫术狂热与宗教裁判所	185
第十二章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巅峰与衰落: 1558—1834	199
第十三章 二十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和禁书目录	220
第十四章 结论:宗教裁判所的后果与影响	229

引文注释	240
参考书目	263
索引	269

第一章 起 源

1096年乌尔班二世教皇发动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可以说这是一个充满战乱、经济变革、社会动荡的年代的开端,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中世纪欧洲。从十一世纪中叶到十字军出征参与那场等待已久的收复耶路撒冷战争,这段时间里西欧的整个面貌发生了变化。R.W. 萨瑟恩归纳说明了一些基本的转变:“世俗统治者失去了其往日准僧侣的辉煌地位,教皇在僧俗事务上都获得了干预指导的权力,本笃会教规失去了在宗教生活中的垄断地位,法学与神学获得了全新的动力,还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以达到了了解甚至控制世俗社会的目的。”¹

在这些转变的背后,是经济发展的骤然加速。耶路撒冷拉丁王国的建立使封闭的封建社会向商业交流大开其门,这给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但商业交流同时使其与东方的异教有了直接的联系。各种思想随着商品涌入欧洲,从而导致了异端运动的骤然加剧,这就是十二世纪欧洲的显著特点。² 约从1150年开始,异端思想潮水般涌入,迫使教廷作出防御性反应而采取了镇压的手段。因而到了该世纪末,教会采取了一系列临时措

施,使建立基督教教会法庭的做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是宗教裁判所。

异端背景

异端思想之所以能在这片沃土上迅速扎根,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神职人员在道德上的散漫和腐化堕落所致。在这样一个变化的动荡年代,他们的行为不足以为那些追寻道德与精神指导的世俗社会树立榜样。埃夫勒宗教会议(1195)就提到了神职人员出售赎罪券^①,主教贩卖圣油圣物;阿维尼翁宗教会议(1209)也列举了教士为求得补赎^②用骰子赌博及用教士的衣领作招牌开旅馆的例子。巴黎宗教会议(1209)禁止虔诚的信徒参加由已婚的教士及拥有姘妇者主持的弥撒,还提到有些修女晚上聚众玩乐或在街上游荡。打猎、赌博、酗酒风行一时,而男男女女神职人员都有暧昧情人——第四次拉特兰大教堂的教规中要镇压此类风气就暗示这些现象的存在。当时的人们认为法国贵族中纳妾成风就是由于与东方的接触;像香水、丝绸、象牙、金银饰品这样的奢侈品则助长了贪婪和道德败坏;教会坚持说吟诗人的爱情诗是一种颓废堕落,奢华的爱情是嬉戏玩谑的邪

① 中世纪欧洲天主教会发售的一种可让教徒获得“罪罚赦免”的券,又称“赦罪符”。天主教神学认为犯罪信徒通过告解天主获得宽恕后,教会可免除其由罪而得的现世惩罚,即“免罪罚”。主教有权免除部分罪罚,教皇有权免除全部罪罚。到了十四世纪,这种方式演变成出售赎罪券的方式进行。结果在处理钱财上出现了许多弊端。——译注

② “补赎”为天主教圣礼之一,信徒通过忏悔、告解等所犯罪过可获宽恕。——译注

教,而教会内部神职人员在这些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英诺森三世在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上的开幕词确认人们的腐化堕落来源于神职人员。³

但是“异端”一词的使用多少有点随意无拘,它广泛地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现象。有些所谓的异端运动只不过是表达了对神职人员奢靡与教会敛财的厌恶,而同时“基督教欧洲的封建社会与它们所无法接受的社会集团产生了冲突,而这些社会集团保卫自己的生存最初也被看作是‘异端’”。⁴建立宗教法庭是为了消灭比这些严重得多的异端:那些可以明确界定、有组织的社会集团,他们传播的思想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般的反教会思想,而是威胁着整个中世纪社会基础的思想。

异端的定义可解释为“反对天主教会的‘天主教’或称正统教条的一种神学观点或教义”。^①所以只有当实际存在着一种正统教义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异端:而十二世纪末并没有正统教义的存在,因而也就没有反异端的立法。直到整整一个世纪后,托马斯·阿奎那——他的著作至今仍然是天主教教义的基础——才可能把异端描述为“一种不仅该绝罚^②而且该予以处死的罪恶。”⁵在阿奎那之前,这种定义是不可能的。与宗教裁判所一样,《论公教信仰真理驳异教徒大全》和《神学大全》两书也是教会对异端的迅速发展作出的反应。

① 《牛津英语词典》:最早的有关异端的基督教著作“De praescriptione haereticorum”中 Tertullian 的评判标准为新教条的起源是否可以追溯至原始教规。

② 绝罚是拉丁文 Excommunicatio 的意译,原意为“断绝来往”。这是天主教会给予神职人员和教徒的一种处分。受此处分者死后不能升天。在中世纪欧洲,遭绝罚者无人能同他来往,教皇以此对付世俗帝王。——译注

异端思想的增长与教会权力的增长成正比,而教会的权力在英诺森三世任教皇期间(1198—1216)达到顶峰。英诺森三世是十三世纪盛行的一系列“法学家教皇”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教皇。《罗马法》的重新起用标志着罗马天主教会的一部分复兴并为教皇统治的新权力提供了法治基础,但同时也使其对立面得以复兴:即对异教的信仰和对正教⁶的反对。有观点认为异教运动的蓬勃发展其真正原因不是信条上的差异,而是对教会世俗化的抗议。⁷

教廷及教会垄断统治的现代概念在1140年至1150年间才开始出现。教廷逐渐成为中央集权的立法官僚机构,其权力所及覆盖了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它为俗众提供了一种戒律,一清二楚,但不具法律效力;它为基督教生活的所有主要场合及活动规定了规则及条件——洗礼,坚振,告解,圣餐,补赎,婚配,宗教告示及宗教责任,施舍,借贷,遗嘱,丧礼,埋葬,墓地,及为死者的祈祷弥撒等。它对神职人员生活的管理也同样具体全面——着装,教育,委任,责任,地位,犯罪及惩罚。”⁸ 以上这段话使我们对教权世俗化略有了解,正是它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应,导致人们向世俗封建主如斯瓦比亚的腓德烈二世而不是向教皇寻求庇护。

虽然在教会内部,克莱沃的圣·贝尔纳(1090—1153)早已承认墨守法规的官僚化以及因此产生的教廷脱离其精神作用存在危险⁹,但上述活动的高潮仍出现于英诺森三世在位期间。极端严密的控制与监督在一些人看来令人窒息而引起反抗,这是很自然的;随着教会意识到异端问题,这种墨守法规的机器迟早要集中对付异端问题,这也是同样自然的。

到了1200年,即英诺森三世即位两年后,有两种主要的异

端思潮成为宗教裁判所存在初期的目标。第一种也就是教会视为最危险者是卡塔尔派的二元论；另一种是韦尔多派也称“里昂穷人派”的思潮，而这种思潮教廷永远无法消灭，保存至今。

卡 塔 尔 派

就某种意义而言卡塔尔派根本不是基督教的异端，因为他们否认基督教的基本信条：他们信仰的不是单一的上帝，而是一个创造了非物质世界的慈善上帝和一个创造了物质世界的邪恶上帝。所以它属于一种二元论传统，其最终根源是波斯教的善恶二元论及早期基督教的灵知派。正因为如此——其关系源远流长，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派别所形成的威胁——它在教皇的心中产生了恐惧，使其对之作出了如此激烈的反应。

二元论代表了一种对一神宗教的巨大挑战：即邪恶问题。约翰·希克(John Hick)的下述数语颇能说明这种两难问题：

如果上帝是绝对爱人的，它肯定期望没有邪恶；如果它是万能的，它就一定能消灭邪恶。但是，邪恶实际存在着，因此上帝不可能同时既万能又爱人。¹⁰

这种推理重复了一类问题，即十三世纪的意大利宗教裁判所审判官莫尼塔(Moneta)在他的《驳卡塔尔派与韦尔多派》里借异教徒之口所提出的问题：“把贫穷而圣洁之徒的房子烧毁的大火怎么可能是上帝创造的？把灾难带给善良的人们的上帝自己怎么可能是善良的？”¹¹ 尽管神学家们，尤其是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试图解决这个两难问题，以满足虔诚的信徒，但自古认为物质是邪恶的这种偏见却一直存在，它成为倡导清

贫运动的基本动力,这类运动在十二、十三世纪非常盛行。因此卡塔尔派教义之纯朴以及该教派的“完人”即受纳入会的教士^①明显廉洁的行为在持有上述疑问的男男女女中备受欢迎而教会的财富与权力令人讨厌,这就不难理解了。

到了十三世纪初,卡塔尔派在法国和意大利似乎已组织成多个主教区,各教区都有一名主教^②,属下还有 *filius major*, *filius minor* 和一个执事协助其工作。主教主持完人和普通信徒^③集会,这明显与天主教会的教区组织对抗。卡塔尔派的教义与礼仪基本由五件仪式组成:*salutatio*, 包括普通信徒遇见完人时须拥抱亲吻;*melioramentum*, 此礼仪中普通教徒须向完人致礼,请求其向上帝求情以获得宽恕;*apparellamentum*, 每月一次在众信徒面前告解忏悔;*consolamentum*, 即接纳完人入会仪式(在一年试验期后举行,该礼仪只保留给卡塔尔派教会中的少数成员);*endura*, 这是颇有争议的自尽仪式,在人生病临死时举行。^④ 这些仪式中必不可少的典礼是边吃着在信徒中分发的面包边诵读主的祈祷。似乎只有占卡塔尔派教会极少数的完人才能完全彻底地遵守其教条。以他们的生活条件而言,要进行传教布道一定需要极大的意志力和勇气。

① 卡塔尔派教徒分为纯全信徒和普通信徒,所谓“完人”即指纯全信徒。——译注

② 亦称神长。——译注

③ 即指未正式接纳入会的信徒。——译注

④ 有关教条内容取自贝尔纳·居伊的《宗教裁判员手册》,第五部分;卡塔尔派礼仪内容参见 Manselli, “*L' Eresia del male*”, pp. 231—241。同时参见 Nelli 《卡塔尔派哲学》中的 “*Vocabulaire Occitan du Catharisme*”, pp. 191—199 和 Douais, “*Les Albigeois*”, pp. 224—265。

完人通过三条“戒律”可获得永生:signaculum oris,即完全戒食不洁食物——肉、蛋、牛奶和奶酪;signaculum manus,禁止任何形式的杀生;signaculum sinus,断绝任何形式的性关系。¹²他们严守这些戒律以帮助其精神与物质的斗争,并辅之每周三次的斋戒及每年三次的四旬斋。完人代表了地上的上帝,是在与撒旦斗争中惟一的光明势力;所以他的生活是一面镜子,是教徒们的楷模,象征着上帝的生活。芒塞利(Manselli)解释说,所有这一切“证实了围绕着完人的崇拜及其所受到的关心、保护之正确性。”¹³同样,这些沿西欧主要路线两人一组流浪传道的完人同时吸引着民众而惹恼了教会,这也是不难理解的。

但是,卡塔尔派对教皇在政治上也构成了潜在的破坏性威胁。为了寻求精神至善,卡塔尔派教徒因正宗基督教重视肉体轻视精神而排斥它。他们认为教会是在向魔鬼妥协:用约翰·巴斯莫(John Passmore)的话说:教会“已经屈服于财富和世俗权力的诱惑;它没能用足够的力量坚持禁欲,而禁欲是拯救灵魂的前提。”¹⁴在完人明显的精神威胁之外,教会还害怕卡塔尔派尖锐批评教会聚敛财富和其世俗权力的膨胀。

现在普遍认为卡塔尔派是鲍格米勒派的西部分支¹⁵,有充分的证据说明鲍格米勒派传教士进入西方,其任务就是使欧洲的基督教徒皈依他们自己的二元教义。¹⁶鲍格米勒是彼得沙皇(927—969)时代的教士,他曾是农民反对沙皇压迫的代言人,他的二元论派的教会很快就扩展至整个东欧。格斯塔·弗兰科伦(Gesta Francorum)指出来自意大利南部的十字军士兵被马其顿的鲍格米勒派改变信仰而皈依其教义¹⁷,而亚历山大的安瑟伦(Anselm)的结论说法国的十字军士兵被君士坦丁堡的鲍格米

勒派改变信仰而皈依其教义,他们返回家园后传播了这种异端思想。¹⁸很明显这种异端出现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招募兵勇的地区——弗兰德斯,香槟,洛尔,莱茵兰德——而且西欧的卡塔尔派其迅速发展与十字军返回家园的日期正好吻合。

到十二世纪末,西欧卡塔尔派最为集中的地区是法国南部,这些地区包括图卢兹、阿让(Agen)和阿尔比(Albi)^①——法国的卡塔尔派因该城而得名。正是阿尔比派引起了英诺森三世的激烈反应,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宗教裁判所的诞生。

韦尔多派

韦尔多派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一个派别,开始被称为“里昂穷人派”,后来因其创始人彼得·韦尔多而得名。他们通常被描述为新教改革前一种福音派基督教的代表。他们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使用了由韦尔多本人翻译的法文《福音》,该书构成了他们教义的基础。¹⁹从它建立起的几个世纪里,他们公开谴责教会的腐败和聚敛财富并与之进行斗争,他们的崇拜回归到一种非常简化的形式,拒绝教士的权威以及正教崇拜的一些内容如洗礼、对圣徒和殉道者的崇拜、及必须有可供朝奉的昂贵的大型神庙。最近有人把他们描述成“由于教会权威的无能而

① Christine Thouzellier 以详细的论据说明 Albigensian 是“包含着价值判断”的名称误用,它对同时既忠于教皇又忠于国王的城镇带着一种恶意的弦外之音。图卢兹才是这种形式卡塔尔派的真正中心,叫 mater haeresis。(参见 Hérésie et Hérétique, pp. 223 - 262)芒塞利(Manselli)注意到当代作家 Pierre de Vaux-Cerney 很小心地区分 albigenses(异端分子)和 albienses(阿尔比人)(参见 L'Eresia del Male, P. 304,注)。